

卷之四

雲谿友議卷下

士林和戎諷

去山泰

因嫌進

訊岳靈

陳史沈母議

龜長證

祝墳應

郭僕奇

名義士

江客仁

一艷陽詞

瑯琊忤

巢燕詞

題紅怨

金仙指

蜀僧喻

雜嘲戲

閨婦歌

和戎諷

憲宗皇帝朝以比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

親之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

朗
缺

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
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
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奔臥龍
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
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我是詩
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辭焉
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
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音如此稠疊
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
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貞便欲靜

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
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文宗武宗
之代舉子亦有斯詠果毅者佳焉有項斯者長安
退將詩曰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疾臥秦城上
高樓閣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劍行常說老身思關
將最憐無事削蕃營翠蛾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
不用兵蘇郁曰關月夜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
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鷁鎗轉更多
題土嶺去山泰其山自當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

解言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
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
思去之不可名嶽遂去二犬乃改為言及就府試
馮涯侍郎作掾而為試官以解首送言也時京廷
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
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為第六十五人知聞來
言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李潘舍人放榜以言
為第四人及第言感恩寢深而為望外也乃馮涯
知人尋亦獲雪復公卿息味其之備矣文宗為宗
附氣此因嫌進言諫去曰宋言之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
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於州牧而
遺五布三帛矣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
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禮正郎微誚焉贊皇母氏諫
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
斛趙郡果為宰輔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邈
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
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
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
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

言卷八表

五

右

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鹿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訕士唯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皆訝焉

訊岳靈

樂坤負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歸耕之思乃辭辭知已東邁夜禱華岳廟虔心啓祝願知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

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爲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曰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神甚靈也

沈母議

潞州沈尚書誦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

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問房

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

人曰沈光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後果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龜長證

左傳稱筮短龜長知凶襲吉易經周魯上聖龜亦備在典彙後之學者隨應而術之李相公回以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者筮一者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

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字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為隙他年必為深豐矣淮南從事力薦畢丞相誠後又舉趙渭南暇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為丞郎永興魏相公暮為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

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璋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
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
僕為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耳李
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至今少臺
官之直直拜也後三五年間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寔
繼文貞之諫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
江之際續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
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牽也

祝墳應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

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貧少為洗鏡鍤釘
之業修遇甘菓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壘
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
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睡覺而吟詠之意皆綺
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
猥賤之事真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為胡釘鉸太守名
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
持茶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
論耳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
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

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
藥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
鶯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
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
人

郭僕奇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甚衆其間有一蒼
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沉雲不遵駢策
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
詩曰青鳥銜葡萄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

殷
缺

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
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
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
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取爲愚俗蒼頭
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
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
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兆全曙司錄嘗述此
事於王祝李礪二郎中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名義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

館寔於旅逝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書板爲其記耳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愒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眇眇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禮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

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飲啜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啼又贈畫繒錦一馱其價直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其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弔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

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於文武宰寮願
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
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
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
君同述焉速集

江客仁

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
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荷戴山唯書藉薪米存
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馳
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間豪首

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自聞詩名
日夕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絕句豪首
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覩斯人神情復異而氣
義備焉備因與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
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
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劉李有昔
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
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
陵陽夜醮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
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歎曰不見豪首而逢

宋態成終身之喜恨無言於知舊歟

李博士奇義且多注不盡

錄後蕃隅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歎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韋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

何忽於老夫也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真可憐惜

伊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

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
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跽跡李公待愚
擬陸士衡之薦載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
羅浮山經于一紀李既去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
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蕭
蕭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
上如今半是君雲谿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
聞親聞不如親見也軋符已丑歲客于雲川值李
生細述其事彙征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冀
余導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

艷陽詞

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
樂藉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
及爲監察求使劔門以御史推鞠難得見焉及就
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
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
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
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君侯欲
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既
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

詔云

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器褻之過也

乃廉問淝東別濤已逾十載

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排優周季南季崇及妻

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叅軍歌聲徹雲篇韻

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

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幔裏恒州透額羅正面

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詞雅措風流足

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

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嘖之曲也

金陵有羅嘖樓即陳後主所建採

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其詞五六

七言皆可和矣詞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聳去經歲又經年一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

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二莫作商人婦金釵

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舡三舡年離別日

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四昨日勝

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五悶

向江頭採白蘋嘗隨女伴祭江神衆中羞不分明

語暗擲金釵卜遠人六昨夜北風寒牽舡浦裏安

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七採春一唱是曲閨婦

行人莫不漣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

在淝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

此亭宋武帝所製壯麗天下莫比也詩

曰役役閒人事紛紛碎薄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
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踈因循未歸得不是
戀鱸魚盧侍御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
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蓁官未達而苦貧繼室
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為嘉
偶初韋蕙蓁逝不勝其悲韓侍郎為詩悼之曰謝
家窠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
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
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為君營奠復營齋又云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

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

武昌建節李相
牛相元相比也

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
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親情半未相見所
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
自恨風塵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
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裴柔之荅曰侯門初
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是親黃鶯
遷古木珠履徒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
公與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編錄之

公與子温裴黜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舉子
温歧為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裴君
既入臺而為三院所謔曰能為淫艷之歌有異清
潔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
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
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又曰斡蟾
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二
人又為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
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忠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

一字宋本原空一
格朱筆增入

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音前又曰獨房蓮子没
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
蓮是下官温歧曰一尺深紅朦朧塵舊物天生如
此新合攢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别有人又曰井
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
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為越副
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
噴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採春難及崔副車
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眾
矣温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為浮艷之

雲谷文集

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
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三條陌上拂
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
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成一樹高萬
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
刀楊巨源負外一首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
折一枝唯有春風寂應惜殷懃更向手中吹劉禹
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
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
首枝鬪芳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

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隨堤事已空
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
漢宮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為桑間濮上之
音也偕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
覩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
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骨接離亞夫營裏
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寂為妙也是以姪合郎
中苦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
者杖藜歸不謂亭稱奇矣

王莫林瑯琊忤南樞密官歸云亦賦亦言此句何

王建校書為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
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翱朱慶餘各有一
篇苟為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
處不曾秋誰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
君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
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以諱秀明經
制策入仕秀字子芝為魯山令政有能名其一篇
自述去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
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
科用為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渭

南先祖內宮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
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
黨錮之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
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
建不能對元公親承聖旨音令隱其文朝廷以為孔
光不言溫樹何其慎靜乎二君將遭奏劾為詩以
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
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交騎
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
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近日舉場為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乎
 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去長
 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去
 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章題之
 中頗得聲稱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
 刺主司獨章君為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
 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
 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八
 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迤相礮礪也詩曰舊累

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
 更望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
 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為山下塵世事
 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去紅花
 真笑白頭人改為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
 花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前有章八元後有
 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還不達矣後五十年
 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之孫也賈陵陳羽李
王涯劉遵古崔羣馮宿李博等澥娶婦經旬而辭
與四門同年其名流於海岳赴舉抗節不還詩去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

已是夢松年又去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
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為燕詩以獻主司
鄭愚侍郎其詞雖為朝賢稱歎尚未第焉澥詩曰
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
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題紅怨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願衰悴不備掖
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去舊寵悲秋扇新恩寄
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著作聞而和
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

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
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
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
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
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後亦一任范陽獲
其退宮觀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
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
太急深宮盡日閒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中門人羨門遠
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

乃大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
中朝及四海精心燒鍊之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
擬救於貧乏必期多蓄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
豈名道術且玄妙之門虛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
不成況乎不得悉焚叅同契金訣者其言至也皇
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藝術衙時有一道
士策杖躡履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
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向竹而
吟曰積塵爲太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夷
無日改絳節出崆峒霓衣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

箇个今何在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名姓曰黃山隱
府公未能明其真偽請於宮觀願在牌亭得觀雲
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
將持書送絹百疋錢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隱啓
緘忻喜立修迴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衿引見
謝陳禮度甚恭殊異初來傲睨之矣皇甫公判書
之末乃至盡刑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太山
將比甌東海只容杯綠綬藏雲帔烏巾換鹿胎黃
泉六箇鬼今夜待君來雲谿子曰王子年之著書
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機也恐懼西漢之

咎是喬松獨樂巢務不居若山隱者擬為妖惑敢
箴公侯死無干吉致孫策鏡裏之殃來非許邁起
劉恢舟中之顧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
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黃山劉鍊人與重根大山

金仙指和異味大山劉鍊人與重根大山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
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
僧盥嗽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
貧士驚恠亦吐其飮其鳩二脚亦生其僧後乃不
食此味觀驗衆加敬乎號曰南陽鴟鳩和尚也與

仲鄧二字双行小

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
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苑陀林以餅裹腐
屍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
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此
事柳僕射仲鄧在興元日觀驗之也寶志大師嘗
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
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為爾志公乃
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鱸殘
魚也且達人崇佛奉僧近亦衆矣若留守王僕射
逢裴相公休鳳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政崔僕射

安潛皆嚴飾道場躬自焚香執錢老而無倦焉然
諸貴達皆乃惡其過犯必不容貸焉李常侍躡分
陝之日開登城樓遙見二僧抱秩從寺門而出有
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
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怒拋砂石作旋風
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
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
重齋戒善惡必知二僧既還益加惕勵也岳牧李
員外雁羣玉校書者即岳牧從孫也昔來覲謁曾
與宴席李公曰吾徵士也識古知今視汝儕流只

如粟粒羣玉兢惶幾不脫於櫛辱其高槩如此有
天下名稱羣玉後過岳陽題詩曰昔年曾接季膺
歡遠泛仙舟醉碧瀾詩句亂題青草發酒腸俱逐
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往事微冥夢一般今日
片帆城下過春風迴首涕欄干岳陽於奉釋之心
日無倦矣嘗撰清遠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
投網羅者其不怨乎嘗音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曰
違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
舉庖丁之刃既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
伽藍襄州李八座翽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曾

敷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左肩領來向佛前而
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斷僧通
狀云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
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婺州陸郎
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真等真同於倡家飲酒烹宰鷄
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
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
有淨名入諸媼舍犯爾嚴戒贖我明刑仍集遠近
僧痛杖三十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
是樵童牧豎偶然戴幘依師不遊玄牝之門莫鑿

丹田之義早聞憇犯苟乃包容作孽孽既多為弊斯
父常住錢穀唯貯私家三盞香爐不修數夕至於
奴婢遍結親情良賤不分兒女盈室行齊犬馬一
異廉愚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為之教貸其死狀
尚任生全量決若干便勒出院別召精潔主首務
在焚修浙西韓相公晃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
賭錢因有喧諍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
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罇壘強說天堂難到又
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蜀僧喻

雲谿子昔道西霞峯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
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
佛之支體維三經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
道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即是一真真大師句云心不
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惡智有利鈍心智兩
非名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檢員外為之銘曰百
骸俱散一物常靈釋學徒服其簡妙也朗公或遇
高才亡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啓道此滅彼往
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別吟
以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

志為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真真所謂歸真悟道徇俗
乖真也詩云欺狂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
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
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
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
曰我肉象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
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已須莫教闔老斷自想
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
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造作莊田猶
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

來心裏喜又曰麤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
 則遲尾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鮓我有波羅蜜飽食
 不知慙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
 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願只
 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
 却是成憂惱珠金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
 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暫思量貧兒二畝畝地乾枯十
 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圖謀未入手祇是
 願願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屎屎
 袋強將脂粉塗音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

入地獄此寂是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
 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迴分你錢財各頭散
 又曰衆生頭元元常住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
 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閉鬼
 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
 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
 鹽盞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
 喫汝輪環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
 端坐念真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裏大樹小皮裏小
 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

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
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
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
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夫都不知深房
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

雜朝戲

萬彤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梓州累爲闈人艱阻
爲詩以獻盧尚書弘宣范陽公怒闈者而禮萬生
焉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
尚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王權夔州游使君符

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
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
世上無袁許客子由來是相師詠螭呈浙西從
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
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陰
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
色不知還解濟貧無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譏前
政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
魚米賤大須慙愧石留黃擬權龍褒體贈鄆縣李
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鄆縣李長官橫琴膝

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李日新題仙娥驛
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黥鮪饌古饒頭更有臺
中牛肉炙尚盤數鬻紫光毬賀祕監顧著作吳越
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
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釵鏤銀盤盛蛤
蜊鏡湖蓴菜鬪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
是胡兒顧况和曰釵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鬪
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張祐客
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祐之篇詠後壇與祐
卷欲其潤飾之祐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

餞別焉昔人有玉盃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盃
有當時聲温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
祐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
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
頭行張祐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
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倦秀才居多職事皆怯
於祐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舟經過祐令語曰張祐
前稱進士不亦難乎沖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
祐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
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

牛屎堆邊說我能韋鵬翼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豈
肯間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
後背却青山臥月明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
三木乃書榜子示諸妓去嶺南掌書記張保胤綠
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抄手向前咨大
使遮迴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橫比之
何遜人材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
同院聞者莫不大吟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
頭惱尚依佈布袍破後思宮內錦袴穿時憶御衣
鷓鴣子背鑽高力士嬋娟翻畫太真真妃如今憔悴離

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
毆兄至高標十木既歸鄉親為會有柳逢秀才旅
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
贖其詩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
負十柴歸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
人自曰魯人孔顥獻詩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
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
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知典
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
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

効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
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唱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
天子官街不許行池州杜少府隨亳州韋中丞在
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
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
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
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
營却是間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戲酬張十五秀
才見寄池毫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秋浦
亞卿顏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

唯恐他時立棘垣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嶸近日
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
不是紅粧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遊於
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
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
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
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窺衣帷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

王緒相公之姪女

初王相

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

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未或知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獸薄之甚元乃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姨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明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

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元公於是稍減矣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者衆矣韞秀置於閨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條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亘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盖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飾於他人而不及於太原

之骨肉也且曰非兒不禮於姑娣其奈當時見辱
乎洎元公貪恠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
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固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
備彤筆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
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
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去京兆
笞而斃矣

閨婦歌

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知音遍索慶餘新
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

抱而推贊歟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而諷詠
之遂登科第朱君尚爲謙退閨意一篇以獻張公
張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
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
時無張藉郎中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名艷
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朱公
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雲谿友議卷下

雲漢文獻卷下

木學因聚公一精亦能然燕內矣

更况今齊燕未久入開矣一曲美器備萬金未公

却燕聚蘇油中晒曰燕女備器出楚以自味則體

齊朝堂而美夏故燕器亦聲問夫器畫眉器對人

聚公則其與器亦味無精曰所具和亦奇珍賦

之遊登其博米燕出器精器則意一燕以備聚公

蘇而燕器類亦係以聚公重各時不辭疑



Seal